

北醫校園

昨天我在北醫附近的自助餐館遇到一個自稱北醫人的女學生。她的裝扮很入時，可惜她是個禿子。她問我不能和我们一起坐。我說當然可以，於是她便坐在我的肚子上。這頓餐我吃得怎麼飽，因為我夾的菜都進到她的嘴裏了。不過這段時間她談了不少，使我覺得獲益良多，以下便是她的自述：（她說話的時候曾引來許多路人一及蒼蠅，所以中間有一段遺漏的地方是我正在打蒼蠅，另外一段則是我和她都停下來看着蠅打路人。）她說：

「……我到北醫已經五年了。不要以為我是五年級。因為到北醫五年而仍在讀一年級的人多的是。不過我的確是五年級。那是艱苦的五、六年，我們班上有二十個禿子，每到假髮送洗的日子教室都不用點燈了。有人問我：「唸書這麼苦何不轉學呢？」說實在的，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用顯微鏡敲那人的頭。以後我都是這樣，儘量不去想而用手邊的器具作為回答。現在我的顯微鏡只剩下一個接目鏡可用。上次病理考試我只帶接目鏡去考，結果怎樣？全對！想不到帶接目鏡作弊這麼方便。

女孩子唸北醫可說比較辛苦些。她們必須堂堂仔細聽講上課記筆記才能「過關」。因為男孩子擋在門口，不借筆記給他們就不准出去。有一次我實在不想借。但結果還是借了，實在是尿急得很。班上有一個漂亮的女同學總是和藹地說「借過」，如果他們還不以禮相待，她就以解剖刀向最近的人射去，真羨慕啊。

在校園裏經常可以看到有錢的同學

北醫荒謬劇場

——茫茫生機

李小鹿

生是不公平白
學，她就堅持
及辯識。我名
誤啊！」

「那觀點如何
我告訴妳
，可以據著
，但是要小心
謂，「什麼
「就是虛
。」

「哇！」
「小心他會不
「對。」

性壓抑模範區
田幾棟樓房位
有人說我
的無性生殖范
範圍」，我認
我還要言
的方向是北

……
她的談話
肝炎忽然發
因為肝炎會
多月了，我
常去的餐廳

愛

多年來在
明白真愛在
。也許在某
不知道，他
條愛河，一
「再見」還
他消沉得想
路人勸住了
鐵軌上是永
爬起来。

學開車上學，也可以看到沒有錢的同學走路上學。有些沒有錢的同學坐在有錢人的車上，但是腳必須放在車外面。學校裏有個百米道，是每日必經之路，偶而你會遇到教授，教授會問你：「蛋孵出來了沒有？」你要回答：「不，但是我已盡力了。」說著用力把教授推進花叢，直到他生蛋為止。

是的，百米道上可以常常聽到這樣的對話：

「你「當」了沒有？」

「當了。」

「幾科？」

「恐怕會%，怎麼辦？」

「你知道有好地方上吊嗎？」
「知道，但是沒有一棵樹有空位。」

在北醫或四年或六年或七年你必須記住一個事實：這是一杯苦咖啡，不但要喝，而且要淋在頭上才能畢業。

在夏日的午後讓我們走進學校餐廳，可以看到幾隻呆頭鰱在懶洋洋地打橋牌，幾個交頭接耳討論功課的，不久會有一個站起來去買汽水，不久他拿了五、六瓶汽水回來，每個人把份內的錢交給他，然後他開始咳嗽，出血不止死了。

有人說北醫的舞會很盛，這對女

生是不公平的。我們班上有一個女同學，她就堅持跳舞一定要穿天鵝白紗及舞襪。我告訴她：「在客廳也可以跳舞啊！」

「那觀眾要坐那裏呢？」

我告訴她所謂跳舞是小型交際舞，可以據著一個人在原地踏步都無所謂，但是要小心「狼」。

「什麼『狼』？」

「就是盡想跟妳三貼五貼的男的。」

「哇！」她的眼睛閃爍著光輝。「小心，他會走掉嗎？」

「對。」我說。「我忘了北醫是性壓抑模範區，「愛」在北醫是幾甲田螺煉樓房的問題。」

有人說我有点偏激，他們以青蛙的無性生殖做對照說明北醫不是「模範區」，我說：「感謝天。」

我還要談一談今天的大學生應走的方向是北醫學生漠然的態度。

.....

她的談話到這裏為止，因為她的肝炎忽然發作了。我匆匆付錢走掉，因為肝炎會傳染哩。到現在已經三個多月了，我聽說她還輪在那個北醫人常去的餐廳等著人急救呢。

愛神

多年來志銘在人生道上徘徊，不明白真愛在何處，在電話簿的那一頁。也許在某一種幸運運餅的船兒裏。他不知道，他只迷惑於三年前陷入的那條愛河，一切結束得太快，他甚至連「再見」還沒出口就完結了。那一度他沉得想自殺，後來給一個好心的路人勸住了。他告訴志銘躺在廢棄的鐵軌上是永遠不會有火車來的，他才醒起來。



三年後的這個冬天，他忍耐想打電話給她。「聽聽她的聲音也好，」他心想。「能夠斷去許多思念。」於是他撥了電話。

「喂？」

「我是志銘。」

「志銘，是你？」一陣帶著急促呼吸的沉默。「你還活著？」

「不，我死了，我在地獄打電話給你，這是對方付費，恐怕你得燒些紙錢了。」

「你真會開玩笑，你知道我的個性的，我不喜歡這種玩笑——你不是當真『對方付費』吧。」

志銘的電話沉默了一陣子。其實

他是上廁所去了。

「志銘，你聽我講，三年沒通音信，我不知該講什麼好——你頭上還繫蝴蝶結嗎？」

「不了，我……我也不知該講什麼。」

「那你為什麼打電話給我？」

「我……不知道，手癢吧。」

「志銘，你好嗎？」

「不怎麼好，有幾科要補考、精神也萎靡得很，有時想自殺，有時想靜靜抱著門鈕睡一個晚上。有幾次想到妳，妳總是以瓜子殼的姿態出現。」

「我也想你，志銘。分開是不得

場

李小鹿

地方上吊嗎？」
沒有一棵樹有空

或六年或七年
：這是一杯苦
要淋在頭上才解

讓我們走進學校
呆頭轉在懶洋洋
接耳討論功課的
來去買汽水，不
水回來，每個人
然後他開始咳嗽
舞會很盛，這

已的，我受不了精神的折磨，我需要安寧。你……你給我的傷害很大。」

「我？爲什麼是我？整個世界都傷害你！我是那最需要你的一個，你把我像髒衣服一樣的拋棄了。」

「也許，但那是我的決定、我的選擇，你別怪我無情，我是太有情了呀，我是在避免我們兩個一起墮落。」

「所以妳選擇讓我一個人墮落就好。」

「不，你沒有。我知道分開對你好處，你不是活下來了嗎？」

「我活下來是爲了要再愛妳一次？」

「志銘，」電話那頭傳來嗚咽聲。「我得掛斷了，很多髒衣服還沒洗呢。」

他放下電話，眼淚汨地流出來，從耳朵流出來。他真想緊緊抱著她。如果不是她，別人也可以。他頹然坐下，告訴自己：以後不要打電話。打交際電報就可以了。

「長詩」——極適合朗誦

夜深，寂寞人正在寂寞。外界的吵鬧屬於外界、窗內的孤獨永遠不爲人知。不該如此消沉，但夜是深的。一個黝黑無底的深洞，彷彿希望都溶解了，張開無神的眼可以看見自己是一隻蹣跚的小蟻，昏頭轉向不知何時才是終點，結果就是死亡而死亡並不在眼前，不，死亡就在身上那結果就是現在，現在的結果就是永恆的結果，彷彿不知道似的，我開始抽抽噎噎，因爲夜深的感傷深深刺痛我，因爲夜是深的而我是淺的所以夜深深透我之後我便懸在夜的兩端之間，鮮血染紅深夜而深夜巨大的黝黑淹沒任何顏



色。所以，我的唯一抗議我的鮮血便滲入無邊際的深夜之黑洞裏，那黑窖裏藏了大堆同樣寂寞人的怨恨，但是它太深了，深得哭聲是無聲的，驚惶是看不見的，蒼白在墨黑中根本不出來。

於是我點起火把要照亮這黑，深黑的可怕的黑，誰來救黑？誰來爲虎作倀爲深夜殺人？我被殺了，火把熄了，熄了之前把火燒死了。從宇宙千萬哩外看來，地球上一個小小的閃光不知有誰看見了沒有？那是我之焚，我無言，即使有言也被兆億寧靜的星空沖散，於是深夜真我失敗了，而深

西餐廳記

當你走進星船餐廳，會通過兩道門，在兩道門之間你會有一陣小小的空虛感，不久之後你就進了第二道門，女招待來了，對你笑一笑，「先生

喜歡坐那裏？」你面。她說那是不可經先蹲在裏面了。大髮琴裏。你搖搖個變形大漢走來

真。不久言樂開始出英文歌，台下不還是因爲辣椒吃太看到你拿出香煙立，熱辣地打火把你你擺擺手溫和地認那兒？我可以點一久滅火器送來了，接過來，用力攪向個人。他的門牙齒牙料，而你正好是多你坐下來開始用多

她斯可開始，們穿著緊身衣，身點款用。她們劇烈看了，於是閉上眼睛成一團不肯下來烈地擺動，口袋白丈夫。於是大家表有零錢不夠付一流少要數十元哩。加附進廁所，宣傳們。你付了錢，另一個鏡把他鏡在裏面你走到另一到承認是她是音業滑入舞池，於是你立刻換上了，女歌手唱得道門進來了。跳穿過二道門之間我的。

夜並沒有勝它沒有跟我比賽所以不能勝。但我賠了生命只爲與深夜有力輸了。一個痛苦的深夜，我的痛苦現在它深深包埋了像混凝土包埋一粒沙的痛苦截巨大的宇宙包埋得看不出跟生過什麼事，只是在包埋過程中有人人匆匆看到一絲閃光罷了。

經理拿出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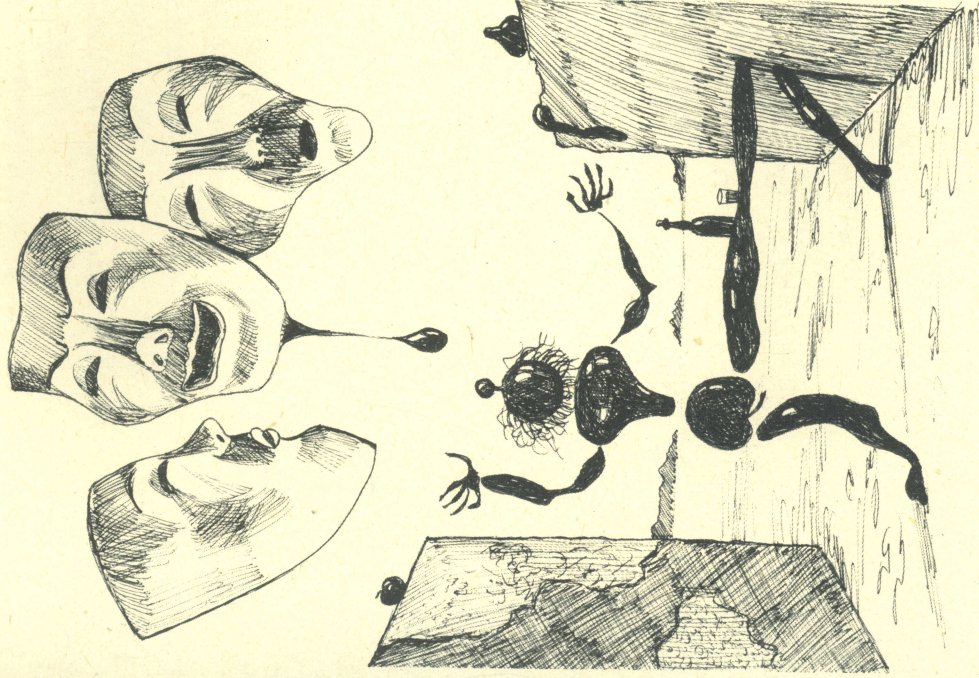
「喜歡坐那裏？」你說你想坐在鋼琴裏面。她說那是不可以的，因為市長已經先蹲在裏面了。而他的岳母則藏在幾大袋琴裏。你搖搖頭，轉身欲走，幾個彪形大漢走來把你塞進一個蕃茄瓶裏。

不久音樂開始，女歌手柔和地唱出英文歌，台下不停有人拍手叫好，這是因為辣椒吃太多的緣故。女招待看到你拿出香煙立刻拿出隨身打火機，熱熱地打火把你的頭髮燒個精光，你揮揮手溫和地說：「請問滅火器在那兒？我可以點一各滅火器嗎？」不久滅火器送來了，你強忍著熱燒的頭髮過來，用力擲向女招待一或任何一個人。她的門牙撞得稀爛，哭著要找牙科，而你正好是牙科，她昏倒了。你坐下來開始用餐。

她斯可開始，兩個女孩上台，她們穿著緊身衣，鼻子掛著鋼琴讓客人點歌用。她們劇烈擺動著，你的眼花了，於是閉上眼睛，才發現眼皮緊縮成一團不肯下來。你的朋友站起來劇烈地擺動，口袋的鑰匙、零錢飛出一大堆。於是大家都知道，他身上只有零錢不夠付一滴啤酒，啤酒一滴至少要數十元哩。於是你的朋友羞愧地跑進廁所，宣稱你不付錢他就出來。你付了錢，另外加一百元買了一個鎖把他鎖在裏面。

你走到另一枱桌子，問那個小姐是不是在等人？她使用皮包打你，打到你承認是她等的人為止。你們隨著音樂滑入舞池，她說她想跳吉利巴，於是你立刻換上芭蕾舞鞋。音樂太美了，女歌手唱得正忘懷，警察穿過二道門進來了。跳舞犯法嗎？不！但是穿過二道門之間的那一陣空虛是要付稅的。

經理拿出營業執照，證明他已為



客人的空虛繳了一大筆稅（一個大氣球），而且警察局長的太太已收下並乘往巴黎去了。中途她曾在非洲降落，採購了一些小人頭。

警察走後，你與懷中的女子忽然覺得彼此距離一拉近不少，現在你敢告訴她你褲子的價格了。她的眼睛也星光朦朧，悄悄地透露出她的秘密：三顆後臼齒的蛀牙及一隻義腿。你們手挽著手退下舞池，會了帳，步出星船西餐廳，在月光息息的磚道上漫步，走到一家小醫院前停下，進去治療青光眼。

你知道西餐廳是高額消費的，你對自己說再也不去星船西餐廳，當想

去的欲望又來時，你就走進一家泡泡綿沙發店靜靜坐三小時。

論男孩遇到女孩的反應

他在籃球場遇見她。他一怔，籃球掉下來落在他的頭上，跳開。

她嬌小的身影在他面前晃過，他立刻膨脹起來，我是說瞳孔。

「嗨！」他想這樣輕快的招呼，但是舌頭不聽使喚，好像打了“可待因”一般。

他勉強擠出笑容。像母牛擠奶一般，其實他的青春痘都擠出來了，掉在地上霹靂咣啦的。

他嘆了一口氣，把手縮回來，那手本來是放在嘴裏的。

他把手放進口袋，那裏面每一塊零錢都唱起歌來。

「也許她會跟我說話吧。」他小聲對自己說。可是聲音控制得不好，五公里以內的人都轉過頭來看他。

她看見他，笑了笑，走過來，幫他擤鼻涕。然後用咬合器把他的鼻子夾起來，他就睡了，夢見自己在一個大盆子裏跟玩具鴨爭寵。這個夢比前一個夢好，上次他夢見自己是一條脆豬腸。

術的探討

這星期中祇訪問了秘術專家林茂雄教授，他們發現：只要對著任何一隻雨傘講話，林教授的聲音就會從傘上傳出來「不可亂拿！」。

傳說中的林茂雄教授能深知別人的思想，尤其對方想借錢的時候。他能夠真氣衝上腦門，所以他的帽子總是飄浮著。

傳說他在秘宗黑教學過「道」，因此沒有人猜得到他的內衣的廠牌。秘宗是西藏高原上盛行的法術，因此西藏人常常能神秘地來去自如，到處留下待洗的衣服。

「這是已知界，這是未知界。」林教授指著一隻麒麟鞋子說。「未知界雖然未被證實，可是一定能在百貨公司地下室找到。」

記者對這一段話感到迷惑，林教授立刻觀察出來，並自動幫他搔頭皮。記者紅著臉說謝謝，由此驚嘆祕術的神秘，他開始了解林教授話裏的真正意義。

「不要急著功名，除非沒有別的事可做。」



「平心靜氣即是福，必要時不妨蹺成一團。」

「功力是可以修行的，但是要繳報名費。」

「以出世的能力做入世的事。」最後一句的意思，據記者猜測，大概是勸人吃飯時不要同時夾菜。

林教授指出這個世界的荒謬。就那個周處：他急著要為社會除害，而同時有三百多個人正想除掉他。

這個結尾很像伍迪艾倫在「安妮霍爾」的結尾。

「有個婦人問心理醫師，她的兒子多年來幻想自己是一隻母雞。「多年來？」心理醫師驚訝地問。「為什

麼不早點帶他來看醫生？」那個母親答道：

「我們需要雞蛋呀。」

這是伍迪艾倫的觀點，也是我的觀點。

真理其實是“Ridiculous”。

北醫荒謬劇場——職員表

導演：李友中

編劇：

舞台設計：黃子舟

演員出場序：尤志銘

朱建興

阿嬌

林茂雄